



花火

陌上花开
文学系列 02

闲花 弄影

陌上花开
苏非影 著

不要你山穷水复，
不要你跋山涉水，
只要你阅尽人世，
只要你与我闲看落花，
对影成双。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闲花
弄影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苏非影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闲花弄影 / 苏非影著. —沈阳 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10.9

ISBN 978-7-5313-3782-9

I . ①闲… II . ①苏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78549 号

闲花弄影

责任编辑 王 平 王晓娣

责任校对 范丽颖

特约编辑 周丽萍
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
装帧设计 八牛·设计

内页设计 梁旦旦

特约插画 iiiis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 数 436 千字

印 张 18

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782-9

定价：36.00 元（上 下）

常年法律顾问：陈光 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：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：0731-88282222

CONTENTS

目录

引子 001

如果让她重新选择，唯愿生成一个平凡女子，与心爱的人执辔徐行，携手江湖。

第一章 青葱岁月妙如刀 011

“我是堂堂落羽山黑风寨的老大，头可断血可溅，眼泪绝不可流！被人甩了也要有骨气！”
苏闲花喊着喊着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
031 第二章 一入江湖风波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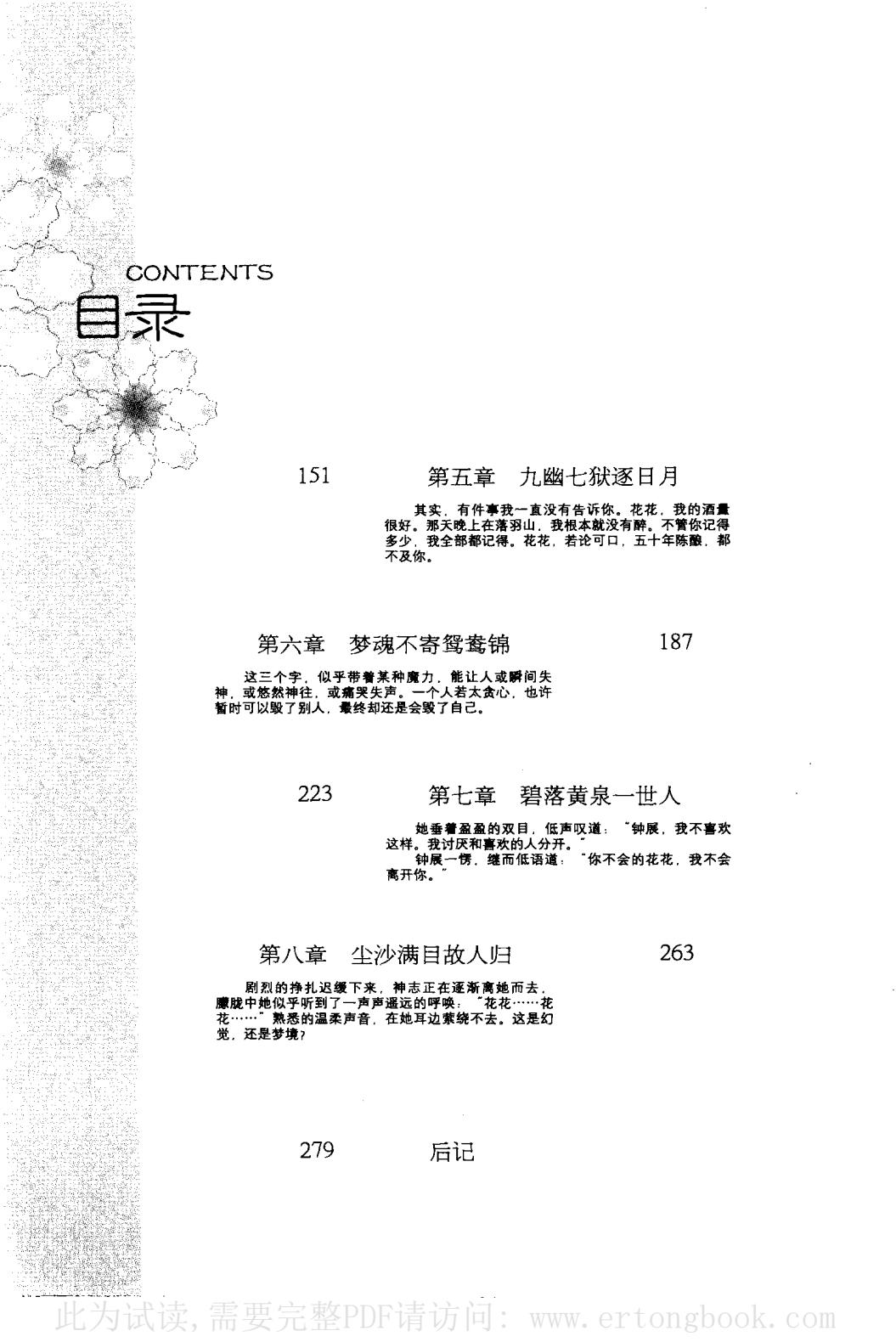
他的身上有淡淡的木樨清香，顿时让她从白念尘带来的尴尬和惊惶中回过神，却又立刻陷入了另一种尴尬和惊惶中。

第三章 三更渐闻星月笛 081

钟展只微微晃了晃，手顺势下滑，扣住了她的手指，动作如行云流水，非常自然。他的笑容温润如春阳：“花花，不要打架了，经常动怒对身体不好。”

129 第四章 千千心结无人知

他就是他，会一大早起来替她梳髻的钟展，是一直笑眯眯似乎永远不会生气的钟展。他们只是萍水相逢的朋友。世间依旧阳光灿烂，她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也很好。



CONTENTS

目录

151

第五章 九幽七狱逐日月

其实，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花花，我的酒量很好。那天晚上在落羽山，我根本就没有醉。不管你记得多少，我全部都记得。花花，若论可口，五十年陈酿，都不及你。

第六章 梦魂不寄鸳鸯锦

187

这三个字，似乎带着某种魔力，能让人或瞬间失神，或恍然神往，或痛哭失声。一个人若太贪心，也许暂时可以毁了别人，最终却还是会毁了自己。

223

第七章 碧落黄泉一世人

她垂着盈盈的双目，低声叹道：“钟展，我不喜欢这样。我讨厌和喜欢的人分开。”
钟展一愣，继而低语道：“你不会的花花，我不会离开你。”

第八章 尘沙满目故人归

263

剧烈的挣扎迟缓下来，神志正在逐渐离她而去，朦胧中她似乎听到了一声声遥远的呼唤。“花花……花花……”熟悉的温柔声音，在她耳边萦绕不去。这是幻觉，还是梦境？

27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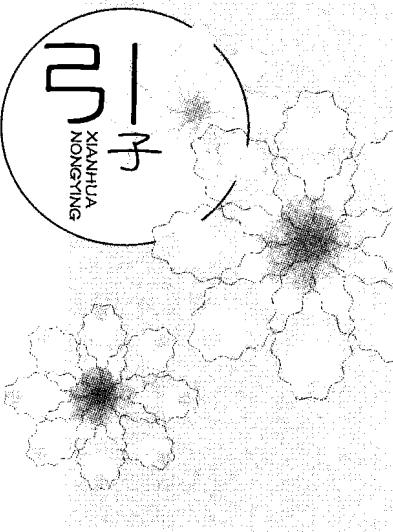
后记

如果让她重新选择，唯愿生

成一个平凡女子，与心爱的人按

辔徐行，携手江湖。

言
XIANHUA
NONGTING



朔风卷起黄沙，遮天蔽日。

她看不清来时的路。

两日前，沙漠边境传来魔教教主突然去世的消息，魔教一夕换主，教中人心惶惶。那个时候，花梦鸳正在一家简陋的小店里喝着粗茶，顷刻间茶盏落地，碎成千片。

那一日，他说：“你走吧。”

他说：“我不想再见到你。”

她的手微微发抖，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心急，等不到教主传位便做出以下犯上之事。比起暴卒的教主大人，作为妻子的她只是被放逐，算是他的仁慈吗？

她起身往外跑去，一旁的侍卫粗鲁地拉住了她：“少夫人，少主不准你回宫。”

她不听：“我要见阿笑！程寂不能不让我见孩子！”

侍卫伸指一点，她眼前一黑，软软倒下，再也无力挣扎。

再醒来时已是半夜，她怔怔地望着窗外一轮明月，不禁泪如雨下。她与他的三年夫妻之情，终敌不过他的雄心壮志。还以为他只是为了一封故人来信就将她遣走，却原来不过是借口！

她不让他以下犯上，所以他不能让她再留在身边。旁人眼中的鹣鲽情深，到头来也不过如此而已。

然而，花梦鸳最终未能如愿入关。

一天后，一群身份不明的黑衣人将她和随行侍卫堵在阎魔城外。一路追杀，将两人再度逼回沙漠。侍卫身中数刀，死在风沙肆虐的戈壁。

黑衣人的衣上绣着沙蝎标志，是魔宫禁卫。

——他终是不肯放过，非要置她于死地才肯安心？

她的眼泪已经干涸，天地广阔，却只剩她孤身一人，
黄沙滚滚，无处可去。

前方已不会有温暖的怀抱，而身后，却只有追兵紧随。

腿上的伤撕心裂肺地痛着，鲜血把皮肉和衣服黏在一起。她再也走不动了，远处的沙丘上，脚步声越来越近。她甚至能想象出他们手里的刀泛出冷光的样子，长二尺二寸，宽阔的胡刀，一刀砍下来能切断骨头。

她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，望着天边的一弯冷月，心中的恐惧莫名地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平静。

是不是每个人临死前都会和她一样，想起生命中那些刻骨的往事？

此刻，她想起的不是相伴三年的夫君，而是一个笑容如阳光般灿烂的少年。

那一天，也如今日一般，冷月如霜，朔风阵阵。

他和她相互偎依取暖。已经三天了，没有食物，也没有水，谁也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突然死去，因此越发珍惜仅剩的时光。

那个时候，她还不认识寂。

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每个少女都有这样的梦。

花梦鸳十七岁的时候，父亲将她许给了剑圣的独子。
可这桩门当户对的婚事最后却成了她的耻辱，因为那个人

人称赞的少年英雄，竟然在订婚前一夜和别人私奔了！

花梦鸳向来是骄矜的女子，她无法忍受这样的侮辱，一气之下离家出走，独自闯荡江湖，誓要找一个比那人更优秀的男子，以平心中怨愤。

她一路往北，准备西出彤云关。在关外的沙漠里，住着这世上唯一能接下剑圣“天地残”十二式的人——魔教教主。她曾听过传闻，教主独子有天人之姿，十余岁之时曾与剑圣后辈比剑，以半招之式取胜。

她想找到这个人，她还想让弃她而去的男人对她刮目相看，再不敢轻视于她！

少女的想法，总带着点任性和偏执。她为了方便行走，掩去了原本倾国倾城的容貌，扮成一个不起眼的小丫头。离十八岁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候，在丰乐原，她遇到了黑风寨的少寨主苏世杰。

彼时坐骑死于狼口，她看上了苏世杰的那匹高大的黑马，但他很是不屑，哼哼着：“大姑娘家，青天白日的，竟敢拦路抢劫，也不害臊。有本事自己来取！”

她不服气，当真动手夺马。虽然后来她输了，但他很讲江湖道义，最后还是把自己的马让给她骑，并美其名曰走路可以练习轻功。初时她也没把这话放在心上，但见他每日走路追马很辛苦，因此偶尔也让他共骑一两次，久而久之，渐渐成习惯了，也就不再避嫌。

他要去西域三十六国，而她要去魔域沙漠，如此相伴一月余，一直到了关外。

苏世杰是个爱笑的少年，浅麦色肌肤衬着雪白的牙

齿，像阳光一样耀眼。她很喜欢他，她想和他做一辈子的朋友。

只是朋友。

因为他并不是她心目中的那类男子——不够温柔，也不够文雅，还是一个强盗。更何况，当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可以勾肩搭背无所不谈的时候，哪里还会有爱情呢？

第二年初春，花梦鸳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片土地。

可是戈壁中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却阻挡了她的脚步。沙尘暴来袭之时正是深夜，她来不及易容成小丫头，就被苏世杰一把拉住跑出了客栈。

身后的客栈很快被风沙蹂躏得东倒西歪。他拉着她不停地和狂风赛跑，直到找到一处小石丘躲避才停下来。

喘息未定，他正想说几句安慰的话，却一瞬间呆怔不语。

“小梦，你……你怎么会……”

她自知不能隐瞒了，只得吐露真相：“世杰，我的真名叫做花梦鸳。”

龙牙榜上，天下第一美人花梦鸳。

他讷讷不能言语，两人正相对尴尬之时，一阵飓风裹挟着沙砾，鬼哭狼嚎般袭来。他来不及多想就把她一把放进怀里，俯下身去，无数的沙砾打在他的背上，疼痛难当。

她被宽阔温暖的胸怀护住，丝毫无伤，忍不住攀住他的肩头，低语道：“世杰，不管我是谁，我还是小梦啊。”

过了许久，他才轻轻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那场沙尘暴持续了一天一夜，待到一切平息，再抬眼望去，已是一片茫茫，杳无人烟。

他们相互扶持着走了很久，直到再也无法前进。花梦鸳自打出生起就受尽宠爱赞美，苏世杰仍有满腔壮志未曾实现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死在这样的地方。

可是若非如此境遇，也不会相逢。

死去的时候有人陪在身边，也算是种缘分吧。奄奄一息之际，她靠在他的肩头，幽幽叹息：“若今日死在这里，你可后悔？”

他想了想，轻轻笑道：“天意如此，没什么好后悔的。”

她摇头：“我不如你。我想爹娘……当日我离家出走，至今未归，他们一定忧心至今，却不想我这一生再不能回去了……如此不孝，死后下地府，阎王爷会定我大罪吧？”

他伸手揽住她的肩：“不会的，小梦这么好，你爹娘也一定是善良好心的人。他们会明白你的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他们都只会想念你，不会怪罪……”

她忍不住笑起来：“说得好像你就是我爹娘似的。”

他一本正经，道：“如果将来我有女儿，我就希望她能跟你一样。一样会打架，一样蛮不讲理，一样……漂亮……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的眼睛亮亮的，似乎一直要看到她心里去。她没有躲开，咬着唇哧哧地笑：“蛮不讲理也算

是优点？你是损我吧！”

逆境之中若有人陪伴，只要相视一笑就能驱走恐惧。那一天，冷月如霜，朔风阵阵，一如今朝。

他看着她的笑容，犹豫着在她耳边低语：“小梦，如果还能活着，我们……”

可这句话并没有说完，因为那一瞬间，头顶的沙丘上就响起了清脆的驼铃声。

就在那时候，她看到了寂。

寂救了他们。

他正是她一心想找的魔教教主之子——一个温柔多情又英俊聪明的男子，会为她折花插鬓，眼神潋滟。

他对她说：“梦儿，你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，我喜欢你。”

虽然一切都很圆满，但她心中终有犹豫，去找世杰商量，他却笑道：“小梦，只要你觉得幸福就好。”

那时候她还太年轻，看不出他眼底的那一丝落寞，她以为那一晚的相偎相依，只是每个人临死前都会有的脆弱。

因此她选择了那个对她说出爱意的人。

在她答应寂的第二天，苏世杰告辞离去，背影孤单，没有回头。

那之后，花梦鸳成了魔教的少夫人，和寂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。

一切似乎都已经尘埃落定，直到那一天，寂将一封写着“苏世杰”名字的书信扔到她面前。

信中字字句句，诉尽相思，提及当初被困沙漠时的情景，她只觉得恍若隔世，寂却勃然大怒。

花梦鸳望着不远处光秃秃的断崖，崖下是深逾百丈的鹿鸣河谷。这个季节河水早已干涸，倘若掉下去，恐怕连骨头渣子都找不到。

不远处已有人发现了她，叫道：“在前面！就在那里！”

还有人喊：“新教主答应了文先生，一定要将少夫人活着带回去！”

——新教主不是寂吗？文先生又是谁？

她微微一怔，却无暇分心去想。追兵就在身后，她用尽残余的力气支撑着站起身，一步步朝前挪去。

河谷的断崖已近在眼前，身后的呼喊声也越来越近。她站在崖边，长发和衣袂在狂暴的风中猎猎起舞。

那群黑衣人看起来十分惶恐，领头那人道：“少夫人，请不要做傻事！只要你好好地和我们回去，我们保证不伤你分毫！”

她冷笑：“寂在哪里？让他来见我！”

那人犹豫了片刻，沉声道：“他自身难保，少夫人还是先顾自己吧。”

她神色一震，觉得事情蹊跷，道：“寂不是新教主吗？”

“自然不是。”那人冷笑一声，“纨绔子弟也敢问鼎天下，笑话！”

她静下心一想，只觉得五雷轰顶，几乎不能成言：

“那……新教主……是谁？文先生又是谁？”

那人道：“只要少夫人跟我们回去，自然就知道了。”说罢不再多话，伸手便来抓她的手腕。她再没有时间犹豫，只想着无论如何不能被对方抓回去，她横了心，后退一步道：“花梦鸳在江湖上也不是无名之辈，生死岂能由他人做主？不管是谁要抓我，都是休想！”

说完，她轻轻一纵，朝后跃下。

脚下一片虚空。

让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鸟，终于可以展翅飞翔，离开这片无垠的沙漠，穿过高山和河流，回到那个最初开始的地方。

开始的地方，他说：“小梦，如果还能活着，我们……”我们会怎样？如果时间再多一些，如果他能把话说完，她会不会答应他？

许多年后她终于察觉到，变成小丫头与他同行的日子是此生最快乐的时光，可那时候，他已经不在身边。

他说：“要找一个会骑马会喝酒的姑娘上山做压寨夫人。”

他还说：“不用太漂亮的。”说这话的时候他正笑嘻嘻地看着她，“长相嘛，比你漂亮一点就行。”

可惜这个世上，从没有“如果”。

那一年金樽煮酒，他们说，花梦鸳的容貌才情，当得起天下第一美人。

可有谁知道，这个名号太过沉重，终不过是——朝为

红颜，夕成白骨。

朝夕之间，便是一生。

如果。

如果让她重新选择，唯愿生成一个平凡女子，与心爱的人按辔徐行，携手江湖。

宛城，满月居酒楼。

白衣翩翩的佳公子，杯在手，姿态潇洒，俊容……嗯，有一丝尴尬。

“为什么？”对面的人急切地想要握住他的手，连声问个不休，“为什么？为什么……我、我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？”

白衣公子手腕一翻，躲过了那双看起来有些粗糙的手，长叹道：“小花，我不是……”

“你肯叫我的名字，那一定还肯给我机会！”那只看起来不大漂亮的手竟然十分灵活，往前一伸又将目标捉住了，声音急切，“念尘，你也知道我是个粗人，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。但是、但是，只要你说，我都会改的！”

白衣公子眼中满是无奈，含着几分遗憾痛心，缓缓道：“家父受邀参加今年的‘金樽煮酒’大会，这是白家之幸……”他顿了顿，似乎不愿多说，站起身，轻轻甩了甩袖子道，“小花，总之我们两个不合适，就此打住吧。来日江湖相见，若你还认我这个朋友，便坐下喝杯酒，一笑泯恩仇；如若不认，我也不勉强。”

咔嚓一声，是坐在他对面的人把手里的酒杯握碎了，瓷片割进手指，鲜血滴答滴答地落在桌面上，她却全然不顾。

“念尘，别这么说，我们哪里不合适了？我最近真的有开始穿女装，也有抹胭脂，不信你看……”

青葱岁月妙如刀

「我是堂堂落羽山黑风寨的

老大，头可断血可溅，眼泪绝不

可流！被人甩了也要有骨气！」

苏闲花喊着喊着眼泪就掉了

下来。

第一章

XIANHUA
NONGYING